

为什么是Plamil?

选自伊娃·巴特 (Eva Batt) 的《What's Cooking?》 · Vegan Society · 1973年 · 第 xix-xxii 页

克罗斯亲述那个使他转向纯素主义的发现——以及从1955年在福克斯通 (Folkestone) H. G. 威尔斯故居中一次内心的召唤，到1965年第一批 Plamil 罐装成品之间的漫长道路。——中文翻译，译自英文原文。

广告与形象营造既然是那个样子，大多数人以为牛奶是一种温和而人类必需的食物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然而，若作客观的观察，牛奶的生产远谈不上温和，人类对它的需要也远非绝对。

我是在一种普遍被接受的背景信念的氛围中长大的：以为母牛就是以某种特殊却又说不清的方式，为我们产奶；以为若我们不定期挤奶，它们就会受苦。直到三十出头，这一信念才被戳破。

那则迷思，被一个单一发现的尖锐冲击所击碎：为了取得可供人类消费的足够数量的牛奶，必须把小牛从母牛身边带走，好让我们、而非小牛，得到它母亲的奶。倘若我们把小牛留在母亲身边，我们便根本无需挤奶；小牛会自己挤，正如其他哺乳动物那样。

这一发现令我震惊：我无法相信，人类——这一高贵的物种——竟会作为一种例行常规，如此卑劣地亵渎母性那温柔的奥秘、那孕育的本能、那神圣。归根结底，母性就是母性——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。而农场主们不正是以此作为反对咬杀家畜之犬的理由吗——说听到一只母羊呼唤它被咬死的羔羊，实在令人心酸？那么，为何又要蓄意地夺走一头母牛的小牛？为何要有这样一套双重标准？必须弄清事实，于是我不辞辛劳地加以查证。

牛奶（在此语境下所指的是牛的乳汁）被呈现给公众，不仅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人类食品，还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被塑造得近乎神圣——在任何可接受的层面上，都被视为人类生存所绝对必需。那些劝导者的手法，透出弦外之音，意在让我们把任何考虑不喝这白色液体的人，都看作有点疯狂。

乳品养殖业那些不见于广告的事实，简述如下。哺乳动物（包括人类）产乳的唯一目的，是喂养其幼崽直至断奶之龄，而各种乳汁的成分各不相同，以适应各自的物种。为了产乳，母牛必须先受孕，或由公牛直接交配，或经人工授精；但无论哪种方式，都要配合人类市场对母牛产犊、进而开始产乳之日期的需求来安排。它的小牛，或在出生时、或更常见地在数日之后，便被从它身边夺走。它为被夺走的小牛哀鸣，倾诉痛苦，有时连续数昼数夜。它的小牛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权利——母亲在旁的照料与慰藉。

那些既不打算养大做牛肉、也不用作乳牛群补充的小牛，便被杀掉做小牛肉。如今的趋势是，不再把大量小牛在极小的时候杀掉，而转向把它们囚禁在工厂化养殖场的栏格里。它们甚至连转身都做不到（用某位工厂化养殖者的话说，「好让头在一端、粪便在另一端」），就这样待在它们简陋而逼仄的牢笼中，直到最终被送往屠宰场的那一程。

借助种种手段（例如每天两次把它挤到干涸，好让它的身体误以为需要产出更多的奶），母牛的泌乳期被违反自然地延长至数月之久。泌乳一旦结束，整个过程便重复：受孕、产犊、失去小牛，接着又是那些催乳的手段。最终，它在一次又一次的怀孕中被榨干耗尽，被杀掉做牛肉。

乳品养殖的根本，从未被比这更简洁地道破过——在一部电视连续剧中，一位乡下妇人向一位城里妇人如此解释：「把公牛配给母牛，等小牛生下来就把它杀掉，这样我们就有奶喝了。」同样一语中的的，是1961年《Daily Express》一位撰稿人的话；当时他为工厂化养殖辩护，写道：「有多少反对这种（肉鸡）方式的人知道，去年有80万头小牛在出生后短短几天内就被宰杀，主要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喝到它们母亲的奶？」自1961年以来，被如此年幼便杀掉的小牛数目有所减少；取而代之的，是工厂化养殖场里的小牛肉生产单元正日渐当道。

乳品养殖场是牛肉产业的源头，为该产业供应作为其原料的小牛。奶越多，牛越多；牛越多，奶越多。肉与奶的生产是一回事，而非两回事；农场主称之为「肉—奶联合体」。乳制品本身，大可如此列举：一、小牛；二、被榨干的母牛；三、牛奶及其衍生物。

然而，无论一个人个人的感受如何，牛奶如今已被织入生活的经纬之中。那一杯茶、那烹饪……不喝牛奶所带来的，不仅是饮食上的问题，还有种种社会性的难题。总需要有某种东西，来帮助那些愿意正视这一变革之需要的人。

1955年秋，当我暂居于福克斯通 H. G. 威尔斯的故居时，我顺从了一种久被压抑的内心召唤，要为牛奶的替代品做点什么。我联络了几位我认为可能志同道合的人，1956年6月，在伦敦，我们这几个人创立了 Plantmilk Society，它后来注册为慈善机构。我们就在「机械母牛」中制造「乳」的可能性进行了实际的研究，并于1961年成立了一家有限公司，取名 Plantmilk Ltd。1965年，这家公司——当时坐落于白金汉郡的兰利（Langley, Bucks）——生产出了第一批可供出售的罐装成品：一种看起来像奶、可以像奶那样使用、并具有类似牛奶特性的液体。它最初以「Plantmilk」之名出售，但后来因法律上的原因，品牌名改为 Plamil。不过，在日常交谈和一般场合中，人们仍称它为 plantmilk。它是一个极小的群体多年不懈努力、以及不少个人牺牲的成果。

Plamil 有两种罐装规格，在大多数保健食品店、部分药房和少数一般商店有售。它不含任何动物来源的成分。它以普通牛奶两倍的蛋白质和脂肪比例罐装，因此如有需要，可用水稀释。其蛋白质含有21种氨基酸，是一种完全蛋白，提取自大豆。Plamil 所含的维生素中包括维生素 B12。它不含任何人工香料、色素、防腐剂或其他添加剂。自最初问世以来，它已多次得到改进，最新的版本在口感上比先前的更为可口。

兰利的 plantmilk 工厂于1972年关闭——当时公司接到迁离通知，因为厂址已被出售用于住宅开发。如今，公司的工厂就设在当初这一构想最初成型的那座城市（福克斯通）。更添象征意味的是，这座 plantmilk 工厂当初正是作为一座乳品厂而建的。我愿意这样设想：H. G. 威尔斯——那位写下《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》的人——的魂灵，在他曾经居住过的这处海滨胜地，赞许了这一事态的转折。

多年来，许多使用者已经证明，Plamil 是牛奶的一种合适替代品。关于它的用法，备有传单和提示。用于婴儿喂养方面，可向秘书处索取一份专门的传单，地址为：Secretary, Plantmilk Ltd., Plamil House, Bowles Well Gardens, Dover Road, Folkestone, Kent。已有若干婴儿借助 Plamil 成功养育；但如同任何代用品一样（就婴儿而言，凡不是其母亲乳房中的母乳，皆属代用食品），若遇到任何困难，应征询医疗意见。

Plamil 已出口至多个国家，包括新西兰、南非、瑞典、荷兰和百慕大。除 plantmilk 之外，公司还生产一种非动物性的乳品奶油替代品：以 Plamil Delice 的品牌名罐装出售。此外还有一款巧克力棒——Plamil Chocolate。公司正在筹划其他非动物性食品，宗旨是让那些不喜欢自己的食物依赖于对动物之剥削的人，生活得更轻松、更美好。

Plantmilk Society 的宗旨（为人类消费提供一种人道的、能被普遍接受的牛奶替代品），将是在那条远离对动物之剥削的道路上迈出的一步。我们把动物当作奴隶、从而把我们自己当作奴隶主的习惯，不仅伤害动物，对我们自己也远非有益。我希望 Plamil 能够不负我们最初给它起的那个名字——「人类善意之乳」——从而助力于一种更美好的生活品质。

——莱斯利·克罗斯